

长篇小说

凶险无比的诡宅之旅

诡宅秘宝

古老凶宅中暗藏的诡秘真相

冰点乙醇◎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长篇小说

凶险无比的诡宅之旅

诡宅秘宝

古老凶宅中暗藏的诡秘真相

冰点乙醇◎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诡宅秘宝 / 冰点乙醇著. —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55-1099-6

I. ①诡… II. ①冰…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130215 号

Copyright © 2015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诡宅秘宝

作 者	冰点乙醇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	17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市通州运河印刷厂
书 号	ISBN 978-7-5155-1099-6
定 价	36.0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广泽路 2 号院 (东区) 14 号楼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目 录

CONTENTS

001	乔迁之忧	1
002	不眠之夜	19
003	你是谁?	30
004	神秘的灰圈	38
005	程先生	46
006	何处曾相逢	56
007	大少爷失踪了	63
008	祸不单行	71
009	奸情出人命	80
010	提亲	96
011	我们私奔吧	105
012	疯五奶奶是个疯子	116
013	解梦	129
014	秦仲之死	133

目 录

CONTENTS

150	015 三奶奶失踪了
159	016 不能开门
167	017 程先生的亲事
183	018 鸿门宴
188	019 死人的扳指
201	020 爹亲娘亲骨肉不亲
210	021 三奶奶现身了
243	022 尘归尘土归土
264	023 再相逢

001 乔迁之忧

夏日。午后。

整个小城都懒懒的，带着浓浓的睡意。街上铺满了令人耀眼的阳光，炙烤着每一个不识时务的行人。

在这样一个不适宜出门的天气里，小城里却到处是人，仿佛全城的人都倾巢而出了一样。

祥锦布庄的账房老胡卷款跑了！

这条消息堪比三伏天里的一场雨，撒了一城的凉爽惬意和满足。到处都是交头接耳的议论，随便一转身就能看见一片幸灾乐祸的脸。每个人都忽略了太阳的毒辣，像最优秀的猎狗一样伸着嗅觉灵敏的鼻子到处探查着最新消息。于是，满城都是窃窃私语声和真的假的各种小道消息。

城中心最繁华的那条大街，盛德钱庄、宝来饭庄、烟云阁妓院以及祥锦布庄都集中在这里。由此，这条街也就成了整个小城的主动脉，它哪怕稍微动荡一下，都会影响全城的呼吸。顺着街一直往东走，一座豪华庞大的宅院就在路边。这所宅子除了比城里其他的宅子大之外，不同之处还在于它拥有一个不算很小的偏院。

这里，就是城里最大的布庄“祥锦布庄”的大东家秦裕祥秦老爷的府邸。

虽然这所宅子位置略偏，但它在每个人心里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尤其是目前，它简直就是在城中心一样，是全城人所关心的焦点。

诡宅秘宝

此刻，秦正泽正端坐在椅子上，睁着失明的双眼直视着前方。

作为一个瞎子，他的耳朵异常灵敏。附近几个院子里，有人稍大一点声音说话他都能听见，有人走路他也能听见，甚至，有些脚步声他都能分出来是谁。

比如，现在匆匆忙忙从前面走到大奶奶院里去的，应该是大管家秦仲。不会有错。

秦正泽没有听错！

大宅里，秦府大管家秦仲正顶着烈日急匆匆地赶往后院。在后面这些穿来套去的小院子里，住的是秦家三个奶奶和少爷小姐。

秦仲很快来到了大奶奶的院里。堂屋门口，大奶奶的丫头玲儿俯了俯身。

“大奶奶在吗？”秦仲边问边抬腿上了台阶。

“大奶奶在。”玲儿说着抬手打开门帘。

秦仲进到屋里，大奶奶正坐在桌前喝茶，秦仲上前，在她耳边轻声说了几句，大奶奶顿时脸色大变，猛地站了起来。

“什么？！怎……怎么……老爷呢？”

“在书房。”秦仲说着闪到一边。

大奶奶不顾仪态地急匆匆走出门去。

大宅和偏院一墙之隔，大奶奶心慌意乱地来到墙边，墙上可以清晰地看出原来那道月亮门的影子，现在，它变得越来越清晰。一群下人混日子一样一边慢吞吞地拆着堵住月亮门的砖还一边打闹取笑着，看见大奶奶过来赶紧装模作样地努力干活。

大奶奶紧盯着慢慢打开的月亮门，脸色越来越惊恐。月亮门那边是偏院，自从十年前封上以后就再没在人前出现过，现在，这道被诅咒过的门就在她眼前慢慢打开。那边偏院里十年无人进出，已经杂草灌木丛生，就算是这么毒烈的日光都无法穿透，从这里看过去，乱木丛中，总觉得鬼影憧憧……大

诡宅秘宝

奶奶盯着门看着，仿佛看见月亮门正在诡异地扭曲着，门那边像有一群张牙舞爪的僵尸在阴影里挣扎着，尖利干枯的爪子拼力地向她伸过来……大奶奶打了个哆嗦，转身往书房走去。

书房里，大老爷秦裕祥正在沉思着踱着步。这是一个养尊处优并且自我感觉良好的五十岁老者，花白头发衬着一张常常挂满了慈爱的笑容的脸，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像你的父亲一样慈祥的人。但此刻，那张擅长微笑的脸上却堆满了愁容，紧锁的眉头和紧抿着的嘴，说明他是一个意志坚定并且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是的，没错，秦裕祥秦老爷从来都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同时他也知道可以付出什么来换取自己想要的。

一个小书童正把架子上的书拿下来分类放在地上，地上到处是一堆堆捆扎好的书籍，房间里看上去很凌乱。秦裕祥小时候家道一般，没上几年学就开始忙着赚钱糊口了。只是打从十年前一跃成为全城首富后，才开始附庸风雅收藏了很多书籍一类，基本没看过几本，纯粹是装门面而已。虽然现在突然中落，面子上还是不肯放下来的，他坚持要把书带走。

大奶奶人还没到声音先到了，一如当年布摊老板娘的嗓门。

“老爷，老爷啊！”

大奶奶随后出现在门口，进来刚走两步发现无从下脚，便站在了门口，看着秦裕祥，拍着手：“老爷，不是说了出去买座小院了吗？老爷，我实在是没胆量住到偏院里去啊，老爷！”

秦裕祥转过身，一脸淡定地看着大奶奶，点点头说：“嗯。我知道。但程先生说他不打算要偏院。而且重新买个小院，哪怕再小，也是一笔不小的支出。换做以前，可以不计较，只是眼下……”

大奶奶迈过杂物走到秦裕祥身边，说：“老爷！老爷，我知道。可是老爷，我们可以紧吧点过日子，只要过了这个难关就好了，不是吗？”

秦裕祥低头踱着步，大奶奶一脸期待地盯着他。秦裕祥走到书桌前，拿

诡宅秘宝

过玉石镇尺在手里敲了敲。

大奶奶盯着秦裕祥，慢慢向他走过去。秦裕祥看着大奶奶，两人对视着。大奶奶走到秦裕祥面前站下。

秦裕祥看了看书童，小声说：“就算卖掉了大宅，能不能度过这个难关还很难说！如果不能，我们的布庄就难保啊！”

大奶奶坚持着说：“老爷，我只是一个妇道人家，胆子再怎么大，也不敢住到那样的房子里去啊！”

秦裕祥安慰道：“不要想太多了。”

大奶奶怒道：“发生过那样的事，你让我怎么不多想啊？！你敢说你就不多想吗？”

秦裕祥低声说：“我想的是怎么样度过这个难关！你也不想我们的布庄变成别人的吧？你知道现在全城多少人在盯着我们的布庄吗？”

大奶奶没好气地说：“不知道。但我知道全城没有一个人希望我们好过。”

秦裕祥点点头：“那就是了。所以，我们必须硬着头皮上！我就住到偏院里去，能怎么着？光明磊落，坦坦荡荡，他们还有什么可说的？！”

“我一想起偏院就浑身发抖……”大奶奶说着真的打了个哆嗦，又想起了诡异变形的月亮门和门那边挣扎的僵尸。

秦裕祥安慰着她：“自己吓唬自己！”

“连王道长都说那里不安生的！”

秦裕祥不屑道：“他就靠这个吃饭的，在他眼里，全天下没有安生的地方！你跟他接触这么久了，应该能看出来他那些全是骗人的东西！”

大奶奶不满地说：“那你还经常请他来做法干什么？”

“做给别人看啊！”秦裕祥说，“你也知道全城的人都在羡慕嫉妒我们，让他们知道我们过得不太好他们心里才好受些，他们才不会总想着算计我们。”

总归还是秦裕祥够老狐狸的，大奶奶也认可这一招，问题是现在……

诡宅秘宝

秦裕祥小声说：“现在确实是委屈你了，这样，今天起，我每天晚上都陪着你，行了吧？！”

大奶奶没有说话。虽然这十年来秦裕祥在她身边过夜的日子加起来也没几天，但现在让她用这样的恐惧去换这个，不用计算她也知道不划算的，所以她转过脸去没表示感激。

秦裕祥早已经想得焦头烂额了，此刻完全没有更好的办法，只能这样，他板起脸端起架子说：“你赶紧让人收拾吧，明天可能就要搬过去了。我已经让秦仲安排人在重开大门，搬完后会再封死这个小门。”

大奶奶突然“扑通”一声跪下，带着哭腔说：“老爷，我是真的宁愿住到大街上，也不愿住到那个死了几十口人的凶宅里去啊！”

秦裕祥稍一愣，伸手去拉大奶奶，大奶奶不肯起来。

大奶奶抱着秦裕祥大腿哭了起来：“老爷，我就是死在大宅也不愿住到偏院里去啊！”

秦裕祥跺跺脚，叹口气说：“唉！死在大宅和死在偏院有什么不同吗？！”大奶奶哭着摇了摇头。

秦裕祥朝地上的大奶奶摆摆手：“唉！去吧去吧。”

大奶奶面色死灰，僵硬地站起来，在丫头玲儿的搀扶下磕磕绊绊地走出书房，往后院走去。

房间里光线很暗，秦正泽端坐在椅子上，大睁着眼睛，直直地对着一个方向。

丫头小雪端着茶杯过来，放在旁边的桌子上。

“少爷，喝茶吗？”

秦正泽摇了摇头。

十年了。秦正泽慢慢地熟悉了这个“陌生”的环境，记住了“家人”，也默认了自己是谁。但手里那块冰凉的断玉，断口却依然那么锐利，常常把他

诡宅秘宝

的手划出伤痕。

“也许，它知道我是谁。”他在心里默念着。

听说，十年前，他还好好的，活蹦乱跳的，整天盘算着让爹娘给他娶个姑娘，一夜之间，他失明了！单单只是失明还好说，更严重的是，他也稍带着失忆了！

他一夜醒来之后，眼前一片漆黑，脑子里却是一片空白！

然后，他被告知，他是秦家的大少爷，叫秦正泽。那个声音低沉威严的男人是他的爹，秦家大老爷，那个声音泼辣干练的女人是他的娘，秦家大奶奶。

他像一个新生出的婴儿一样，逐渐地熟悉了身边的一切，当然，只是听觉和触觉上，内心里，他总觉得这些非常陌生，而且，可能是因为不能自理的缘故，他总是怯怯的，总在担心着什么危险，尽管他知道，作为秦家的大少爷，他身边不会有任何危险！

这到底是什么怪病呢？秦家有钱，请了很多大夫，吃了无数的中药，却一丁点儿作用也没有，他依然生活在空白的黑暗里。

他每天除了吃喝拉撒睡，就是干坐着，像个傻子一样的干坐着，脑子里乱哄哄的，却又一片空荡。这种感觉，可真难形容。

这块断玉从他醒来的那一刻就在他手里紧握着，十年了，从未离开过他。可以看出那是半只玉镯，断痕很尖利，他的手上伤痕累累。断玉是冰凉的，在他手里握了十年了，他就从来没有温暖到它。不过，在这炎炎酷暑天里，一块冰在手里还是很舒服的，虽然那是一种刺骨的冰冷。

这块断玉明显可以看出是半个玉镯子。

“肯定跟一个女人有关！”二奶奶秦刘氏意味深长地说。

半只玉镯子，当然是女人的东西，问题是：那个女人是谁？在哪儿？

对于他失明失忆的缘由，这十年来他一直渴望弄清楚，但冥冥之中，还

诡宅秘宝

有一种别样的感觉，让他害怕，害怕知道这一切真相！

那么，他的记忆，十年前的他，到底是经历了什么事情呢？

父母请来做法术的王道长说他是因为看了不该看的事，所以被小鬼蒙住了眼睛。

他到底是看到了什么不该看的事情呢？而这件事又是那么可怕，以至于，小鬼都不忍心让他看？

秦正泽记忆空白的脑袋里装满了这些疑问，却从来没有人给过他一个答案。

王道长选好的黄道吉日，搬家正好。烈日炎炎，却一丝风也没有，甚至连树梢都一动不动。空气里到处弥漫着汗的味道。其实对于秦家的人来说，汗的味道还是可以忍受的，王道长在隔壁偏院里烧的纸灰的味道才是最让人忐忑不安的。那种味道里，总是隐隐地携带着一种莫名的神秘和诡异，让人恐惧。

大奶奶和大管家秦仲就深深地感受到了这种恐惧。

秦裕祥秦老爷是城里最大的布庄祥锦布庄的大东家。不光布庄是最大的，就连一家人住的大宅子，在整个城里也是数一数二的大。但今天，秦裕祥举家搬进了隔壁的小偏院，把大宅卖掉了，原因是十天前祥锦布庄的账房先生老胡卷款私逃了。

祥锦布庄的账房卷走所有的现款和银票失踪了！

消息传出，有人咒骂，但更多的人却在叫好。

“别人的狗喂不熟啊！”秦裕祥就这么一句话。

人们都说秦裕祥是忠厚善良之人，整天一副弥勒佛一样的笑脸，是个对店里的小伙计都会点点头的人！面对老胡的背叛，秦裕祥和大奶奶以及大管家秦仲却三缄其口，除了秦裕祥上面那句话，再没第二句。

秦家现在住的大宅子是十年前买来的，在此之前他们一直住在小门小户里，摆布摊为生。这所大宅的前主人温老爷就是祥锦布庄的前东家，当年温

诡宅秘宝

家突遭横祸，除了当晚没在家的五奶奶，一家老小惨被屠戮，新娶的五奶奶则变成了疯子。没有人知道什么原因，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头，什么都有可能。据老管家声称家里所有的金银细软悉数不见，连女人们的首饰都无影无踪。大家估计是碰上了强盗，毕竟，作为全城首富，树大招风。老管家变卖布庄和大宅，料理了温家后事，没过两天，人们发现他吊死在温老爷坟前。都说他忠心。

秦裕祥就是在那个时候买下温家的祥锦布庄和大宅的，而那个时候，老胡就已经是布庄的账房了。充满血光之灾的不祥之宅，同时还牵涉着几十条命案，恐怕没谁敢住进去，但偌大的布庄还是吸引着满城人的眼睛。谁都没想到温家老管家会找到秦裕祥。虽然秦裕祥只花了很少的钱就得到了布庄和大宅，但他很快就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几乎就在同时，他心爱的独生子突然之间失明失忆。不过灾难并没有就此罢手，这十年来，秦家一直经历着以前想都想不到的坎坎坷坷，直到现在，老胡卷走了秦裕祥打算近期去苏杭进货的全部款项，等于给了秦裕祥和祥锦布庄一个灭顶之灾。

仿佛有一个诅咒，不断地驱赶着靠近大宅的人。

要么卖掉布庄继续摆摊，要么，卖掉大宅维持布庄。秦裕祥最终决定卖掉大宅维持布庄。这样一来，一家老小就要搬进隔壁的小偏院里去。但这个偏院，十年来从没有人踏进来过！因为十年前温家的惨案，这里就是现场。

温家上上下下几十口子人，除了老管家和发了疯的五奶奶，全部惨死在这个偏院里。可以想象这个偏院凶杀之气得有多强烈了。大奶奶和秦仲也曾苦苦劝过秦裕祥，哪怕再去买个门小户呢，也比住这个偏院强啊。但是钱啊钱啊！其实主要还是大宅的买家程先生无论如何不要偏院。秦裕祥一家就等于白捡了个地方住，因为卖大宅的时候是连偏院算在里面的。

十年前，秦裕祥家一共也只有四口人，秦裕祥、大奶奶、秦仲和大少爷秦正泽。其他人都是近几年陆续来的，所以他们对偏院的情况虽有耳闻，但

诡宅秘宝

也不甚了了。

当年，秦裕祥买下大宅后，就堵死了通往偏院的这道门，还请道士给这个偏院做了法术，用意是用法术封住偏院里不安分的鬼魂们。不管有用没用吧，能做的他都做到了。如今打开这道封了十年的门，就相当于打开了当年的封印，秦裕祥还是请来了王道长给偏院做了法术，不管怎么样，图个心安吧。

“大少爷，请跟我来。”丫头小雪的手搭上了秦正泽的手腕。

秦正泽跟着小雪试探着往前走了几步，然后站下来。耳朵里一阵铃铛响，同时还有道士嘴里哼哼唧唧的声音。不过很快，这些声音都停了下来。

王道长仔细地看秦正泽呆滞的眼睛，围着他转了一圈。

“大少爷暂时还不能进去！”王道长严肃地说。

已经进到偏院里的秦裕祥和大奶奶，两颗心一下子被揪了起来，互相看看，无奈。

“道长……”大奶奶刚一张嘴，被王道长一抬手挡了回去。

“大少爷看见了不该看见的东西，所以被鬼蒙住了眼睛。”王道长说。

“你这十年来都说了几十遍了！”大奶奶不满地白了他一眼。

“必须做个法术……”

“你的法术驱不走这个鬼！”素以忠厚示人的秦裕祥也开始不耐烦了，“这十年你都驱了几十次了，它不是还在？况且，你也说过，它不会再有其他的害处了。”其实他心里想的是：鬼才信！

王道长铃铛举在秦正泽的头顶上沉思着。

秦正泽站在那里一动不动，静候着命运的安排。

他永远忘不了十年前那个早晨，他醒来，只听见别人惊喜的呼唤，眼前一片漆黑，而脑袋里则一片空白。

我是谁？我到底是谁？？

诡宅秘宝

手里那块冰凉的断玉，断口却依然那么锐利，常常把他的手划出伤痕。也许，它知道他是谁。

秦正泽无时无刻不在渴望着打破这个秘密的魔咒，去看清整个事情的真相。可在潜意识里，又有那么一股莫名的力量在极力阻止着他去探知真相，那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恐怖感。

烈日下，挥汗如雨。偏院里的老爷太太和大院里的一大家子几十双眼睛都一眨不眨地盯着王道长，秦家上下破天荒第一次这么团结一致，几十双眼睛同时恶毒地诅咒着这个以破除诅咒为生的道长。

王道长冲旁边的小徒弟招了招手，然后在他耳边低语几句，小徒弟转身离去。王道长又恢复原样，一边晃着铃铛一边围着秦正泽又走了一圈八卦步，挥挥手，小雪赶紧搀着秦正泽走进偏院，站到秦裕祥和大奶奶身后。

大管家秦仲，二十年前在逃荒路上饿得奄奄一息，被秦裕祥收养，从那以后，他如最忠实的狗一般跟随着秦裕祥，为了报答救命之恩，他自己连家都没成。

秦仲在王道长的示意下让王道长围着他转了一圈，然后走进偏院。

“搬家了搬家了搬新家了！搬家了搬家了搬新家了！”

大门外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欢呼声。秦仲不等秦裕祥发话就走到大门口，打开门闪出去。刚一出门，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猛地戳到了他的面前，秦仲吓了一跳。是那个疯女人，温家的五奶奶，本名叫关惜花，自从她疯了以后，大家都叫她疯五奶奶了。疯五奶奶看见秦仲，叫得更欢了，把一张脏兮兮的脸凑到秦仲脸前，带着一种只有疯子和儿童才有的兴奋的笑：

“要搬家了？是不是搬家了？嘿嘿嘿嘿！”

疯五奶奶十年来一直固守在秦府门外，靠着秦家的施舍没有饿死。她的眼睛里打从变疯的那一刻就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兴奋，总是精力充沛兴趣盎然地观察着周围的事物，尤其艳羡秦府的奢华。或许，她也能看出秦府今

诡宅秘宝

日搬家之举足以证明落魄了吧？！若这样，那她可真没疯。不但没疯，还挺可怕呢！

秦仲叹口气，把门关上。

大门外依然传来疯五奶奶兴高采烈地喊叫声：“搬家了搬家了搬新家了！……”

仪式很快完毕，秦正泽跟着小雪摸索着来到自己的房间。他静静地坐在黑暗中，听着外面的喧哗。秦仲正在指挥着下人们处理一些善后，每个房间都安置好，一切妥当后，通往大宅的门要被封死。

秦正泽第一次听说自己被鬼蒙住了眼睛的时候，吓得要死，多少次在夜里偷偷地哭，但他很快就习惯了。以致现在，他再想起了这个蒙住他眼睛的鬼，竟然像想起自己的左右手一样自然。他很想跟它交流一下，他想知道自己当年看到了什么，以至连鬼都不忍让他目睹。

黑暗中，他的耳朵和鼻子格外灵敏，一丝淡淡的甜腥味在他身边飘荡着。

那是血的味道！

他也隐约听说过这个偏院的惨案，几十口子人，一夜之间横死在这个充满着荣华富贵的宅院里，那是一种何等的凄惨啊！他们当中，一定有像他一样的年轻人，也一定有像书香一样的娃娃，肯定也有爹娘一样的苍发老人……

越来越浓的血腥味！

在凶死了几十口子人的房子里，十年都不肯散去的血腥味！据说，凶死的人是不能投胎的，那么他们一定还在这座房子里，他们一定要报了仇才能离开。十年了，它们还没能报仇，不知道还要等几个十年。

小雪还在忙着收拾房间，一天之内搬过来，很多东西都是杂乱的放着的，要靠着小雪一个小丫头来收拾。

秦正泽抽着鼻子说：“小雪。”

“大少爷，什么事？”

诡宅秘宝

“你有没有闻到什么味道？”

小雪抽了抽鼻子，说：“没有啊。是有点土的味道，刚刚打扫过，还洒了水。”

秦正泽摇摇头：“不是，不是这个味道。是一种血的味道，”他抬手闻了闻自己的手，“就像我的手划破了流血一样的味道，不过这个味道要大得多。你没闻到吗？”

小雪迟疑地摇摇头：“刚才大管家和道长都来过了，不是也没说有什么味道吗？”

“他们或许没有留意。我的手上有没有流血？”秦正泽说着伸出双手。

小雪仔细地看看秦正泽的手，说：“没有啊大少爷，你的手没有流血。没有血腥味，不要多想了。”

秦裕祥是出了名的老好人，所以在他家里做下人都不太难，尤其伺候秦正泽，就像照顾自己生病的兄弟一般，毫无压力。所以小雪这个职位也是最让人嫉妒的。

尽管秦裕祥从不把王道长看在眼里，但面子上还是让人认为他很敬重王道长的，比如每次来都请到书房上座，常常好吃好喝地招待……所以今天尽管忙活了半天由着他过足了法术瘾，心里烦乱不已还是客客气气地把王道长送出大门，这时正好程先生坐着人力车来到大宅。程先生年纪轻轻就能斥资买下从前温家的大宅，可见来头不小。但秦裕祥除了知道他姓程之外，对这个风度翩翩风流倜傥的年轻人一无所知。

“怎么，秦老爷搬家还要请个道士来做法？”程先生看着远去的王道长，问道。

“我无所谓，可上上下下老老少少，不是我一个人的事啊！”秦裕祥说。

“对对对，毕竟是一大家子人呢！呵呵呵。”程先生立刻赞同，然后跟着秦裕祥走进大宅。